



电影文学剧本

南征北战



人民文学出版社

电影文学剧本

南 征 北 战

沈西蒙等编剧

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五年·北京

南征北战（电影文学剧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字数50,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2 $\frac{5}{8}$ 插页2

1975年5月北京第1版 1975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10019·2256 定价0.21元

六〇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第一章

一九四七年初。

红日东升，晨雾笼罩着苏北广阔的原野。我人民解放军华东部队某部，身着灰色棉军装，风尘仆仆，徐徐北撤。

河堤上，我军骑兵和步兵向北行进。

公路上，我军大部队浩浩荡荡向北撤退。随军转移的群众在公路旁的小路上默默地走着。

阳光从云层里透射出来，霞光四射，河堤岸上，我军北撤的行列蜿蜒曲折伸向远方。

大路上，我军大部队和转移的群众迎面走来。

一个村口，一大群扶老携幼的群众在民兵照顾下，有秩序地撤出村落，向大路走去，和随军北撤的群众洪流汇合。

我军战士迈着沉重而整齐的步伐向北行进，他们的脸色沉重，眼睛却坚毅地望着前方。

我数路大军浩浩荡荡向前进。我军师长带着几个参谋和警卫员沿着大队行列的一侧骑马奔驰而来，闻飞机声，勒马回首轻蔑地向天空望去。

一架敌侦察机由远处飞来。

师长沉着地命令道：“不要理它，继续前进！”说毕和随从人员策马从部队行列的一侧奔驰而去。

高营长仰头观察了一下敌机，停步转身向后喊道：“往后传，把距离拉大一点儿！”

部队在继续行进。

陈德海：“往后传，把距离拉大一点！”

王春：“往后传，把距离拉大一点！”

一战士：“往后传，把距离拉大一点！”

陈德海：“没事儿，是侦察机！”

李虎笑哈哈地：“嘿！走好点，好让它拍点照片，回去好汇报去！”说得大家都乐了。

透过余烬未息的断壁残垣看去，一队敌兵摸索前进。大路上，尘土飞扬，硝烟弥漫。国民党匪军的坦克、车辆、步兵布满大路，蠢蠢北进。

敌人的坦克车队向前驶来，匪兵们散乱地走在坦克车队两侧，向村口拥去。

公路上，敌人的卡车满载敌兵向前驶来。公路两侧敌人的步兵在行进。一辆美式小吉普后跟一辆坐满卫队的中吉普驶出画面。

我撤退的部队和群众如江河洪流向北行进。前面的队伍已穿过横贯公路的铁路线。

在步兵行列中，李虎和陈德海并肩走着。李虎一面拿着水壶喝水一面问道：“班长，这到了哪儿啦？”

陈德海：“这是将军庙！”

经过多次战火洗礼的将军庙火车站已成为一片废墟。我军骑兵和步兵正在穿过铁路向北行进。

李虎：“我说好面熟呢！三年前，咱们不就是在这个车站跟日本鬼子干了一仗，消灭了他一千多！”

陈德海：“对啦，咱们到了山东啦！”

李虎：“嗨！咱们这两条腿可真行啊！刚才还在江苏，一下子就到了山东啦！”

陈德海：“哎，你记得不，再往前走，过一条大沙河就是桃村啦！”

李虎：“桃村！”

刘永贵闻听“桃村”低下头去。

李虎回过头来，对身后的刘永贵打趣道：“我说刘永贵，这一回你老婆孩子准在河边欢迎你呐！”

刘永贵绷着脸：“你别扯啦！见了他们我还不知道说什么呢！”

李虎笑着：“说什么？说咱们天天打胜仗，你该当英雄啦！”

刘永贵闷声闷气地：“啊，天天打胜仗，天天往后撤！”

王春撅着嘴不满地：“哼，反攻反攻，反到山东，再往北撤，意见多啦！”

战士们对眼前大踏步北撤，还不够理解，情绪上一时还转不过来。

高营长和教导员走在队伍的前面。

高营长：“教导员，再往北走，队伍可真有点难带啊！”

教导员：“是啊！一再讲，还是有人思想搞不通。”

高营长：“很难。解放战争一年多了，咱们净打胜仗，这回一下子撤到了山东，这个弯子是难转过来。”

教导员：“是啊！战士们是有点不服气！”

高营长：“刚离开苏北的时候我也有点。”

教导员：“关键还在干部身上。”

高营长：“对。哎，你注意到没有，一连的张连长这两天脸都拉长了。”

队伍中，张连长闷闷不乐地走着，他转脸向群众的行列望去。

大队群众扶老携幼，长途跋涉，小儿啼哭，老人垂泪，步履艰难。

张连长转过头来，难过地叹息了一下，继续向前走去。

教导员对身旁的高营长说：“群众的转移和群众的情绪，对咱们部队也有些影响。”

高营长：“是啊！我们的工作还没做到家。”

远处飞机声传来，他们回头仰望天空。

司号员吹紧急防空号。

三架敌轰炸机在公路上空掠过。

部队迅速隐蔽在大路旁的壕沟里。

三架敌轰炸机俯冲下来。

远处传来敌机俯冲和炸弹爆炸的声音。高营长、张连长、指导员隐蔽在公路旁的壕沟里仰视天空。

张连长：“营长，上级要把我们拉到哪儿去打呢？后面这路敌人跟了我们有四、五天了。”

高营长：“让他们跟吧，迟早要收拾他们。”

路旁壕沟里，李虎乐呵呵地说：“我们行军可真热闹！天上有飞机掩护，后面还有陆军护送，运输大队长蒋介石可真肯花本钱呀！”

王春：“班长，上级怎么还不下命令打？后面这股敌人老跟在咱们屁股后头，从苏北都跟到山东啦！”

陈德海：“你别急，说不定上级就是要咱们牵着它鼻子走呐！”

敌人的卡车一辆辆牵引着榴弹炮向前驶来。敌步兵在大路两侧行进。一辆美式小吉普后紧跟一辆坐满卫队的中吉普快速驶来。

神态不可一世的敌张军长和敌参谋长并坐在小吉普车内。

敌张军长：“参谋长，我们无论如何要在明天拂晓渡过大沙河，占领桃村。”

敌参谋长：“照这样的速度前进，明天拂晓以前赶到桃村，那是有绝对把握的……不过……军座，根据苏北多次作战的经验，在没有接到共军的脉搏以前，还是不要孤军深入为妙。”

敌张军长傲慢地：“哼！他们的脉搏我已经按到了。共军向来是以多胜少，择弱攻击，现在我们重兵逼进，使共军无懈可击，只有放弃苏北，败退山东；我们必须趁他们立足未稳，给他一个全部歼灭！”

第二章

宽阔的大沙河水面，波光闪闪，我大军分数路纵队正在涉水渡河。

河面上，我军战士扶老携幼，和群众一起涉水渡河。

大沙河南岸布满了等待渡河的部队。河面上我军部队高挽裤腿井然有序地涉水渡河。高营长、教导员和牵着两匹马的丁宝山走到岸边遥望北岸。

丁宝山：“营长，那不是桃村吗？”

高营长：“是的，三年前打鬼子我负了伤，就住在这个村赵大娘家里。那时候我的伤很危险，多亏大娘和她的闺女照顾。”

教导员：“噢，那这回你一定能见到她们啦！”

高营长：“嗯。”

高营长和教导员转身牵马走向大沙河。

河床里，战士们继续渡河，已经登上北岸的战士整装列

队，走上通往桃村的大路。岸边和路旁站满了欢迎的群众。

路口两侧，群众迎接久别的亲人，热烈欢迎列队行进的我军。

北岸塄坎上，两棵高大的柏树下，头发斑白的赵大娘满怀喜悦和渴望的心情从欢迎的人群中走来，不住地和乡亲们点头招呼。

一青年妇女指着渡河的部队说：“大娘，您看哪！”

赵大娘兴奋地：“都过来了！”

这时由远处急步走来一个抱着孩子的青年妇女，这人就是刘永贵的妻子。

永贵妻：“大娘！”

赵大娘：“哎！”

永贵妻：“您看见村长了吗？”

赵大娘：“玉敏哪，在河边上呢！有事吗？”

永贵妻：“是呀，有事儿，我找她去。”她刚要走，忽然想起抱着的孩子挺累赘：“大娘，孩子您给带一会儿吧！”

赵大娘：“给我吧！说不定她爹也过来啦！”

永贵妻把孩子递给赵大娘，匆忙跑去。

高营长向熟识的老乡们热情地招手。

一老乡：“哎，这不是老高吗？”

另一老乡：“你好啊！”

老头：“回来啦？”

高营长：“回来了！”

老头：“走了几年？”

高营长：“三年了！”

众人围着高营长欢笑起来。

塄坎下，战士们正在整装。一青年端着一碗开水走到陈德海身旁：“同志，喝水！”

陈德海：“不喝，谢谢你！”

那一青年突然发现刘永贵，兴奋地：“哟，永贵回来了！”

众乡亲听说永贵回来了，纷纷围拢问候。

一女青年向后挥手道：“你们来看，永贵回来了！”

众：“永贵回来啦！”

刘永贵：“我回来了！”

众：“全回来了？”

刘永贵：“回来了！”

高营长带着丁宝山走了过来。

丁宝山老远就喊道：“赵大娘！”

高营长和丁宝山急忙走上高坎，来到赵大娘身旁。

高营长举手敬礼：“大娘！”

赵大娘一时认不出站在面前的两个同志是谁。

高营长：“不认识了？”

赵大娘又仔细看了看，猛然想起：“嗨！你看看，这不是老高吗？”

高营长：“是呀！三年不见，您还是那么结实。”

赵大娘：“不行啦！老喽！眼睛都不管用了！老高，你那一连人都过来了？”

丁宝山：“大娘，他现在是我们营长啦！”

赵大娘：“喔，那可好，又进步啦！”指着丁宝山：“这孩子也这么大啦！”

高营长：“大娘，您闺女玉敏同志她好吗？”

赵大娘：“她呀！可忙啦，当干部啦！打你们走后，去年大选，村上选她当了个村长。”

高营长：“喔，好哇！她现在在哪儿？”

赵大娘：“那不，正忙着呢！”

高营长顺着大娘指的方向向河边望去。

年青短发的赵玉敏带着二嫂和几个男民兵推出了一辆陷在河里的大车，又转身去照顾正在渡河的乡亲们。

永贵妻边跑边喊，来到赵玉敏跟前：“村长！村长！公粮都集中好了。”

赵玉敏转身喊道：“二嫂！二嫂！”

二嫂由河边跑来应声道：“哎！”

赵玉敏：“跟你嫂子招呼着，把公粮赶紧给队伍送去。”

二嫂：“哎！”姑嫂二人转身走去。

塄坎上，高营长转过身来称赞道：“大娘，玉敏进步真快！”

赵大娘：“那还不是你在我家养伤的时候，天天教她

认字，讲道理给她听，要不呀，她这干部也当不好……唉！走吧，回家喝水去，走！”

高营长：“不啦。大娘，我们还有任务得马上走。”二人转身慢步走去。

河面上，我军继续渡河。

赵大娘抱着孩子和高营长边走边谈。

赵大娘有些愁闷地问道：“老高啊，不是说前方净打胜仗，怎么你们还往后撤呀？村里呀，有人说你们的闲话呢……”

高营长：“大娘，蒋介石呀，是秋后的马蜂，横行不了几天。相信我老高说的，早晚我们准打回来。”

赵大娘：“嗯！”

高营长亲昵地抚摸着大娘抱着的孩子：“这是谁的孩子？”

赵大娘：“这孩子呀，是刘永贵的。”

高营长：“噢！”

赵大娘：“打出世以来，还没见过她爹是什么样呢！蒋介石呀，不知糟蹋了多少人的好日子！”

高营长：“是啊，眼前乡亲们吃点苦坚持住，将来这些孩子就会过上好日子啦！”

赵大娘：“这你大娘知道。从土改以后，村里的贫下中农可有觉悟啦！”

张连长从前进的队伍中出列，走到高营长跟前敬礼：“报告营长，队伍是不是在这里休息一下？”

高营长：“怎么？”

张连长：“连里很多战士都是这里的人，是不是让他们顺便回家看一看？”

高营长说服地：“教导员不是给大家讲过吗，现在有任务。你跟大家再解释一下，继续前进！”

张连长显得有些情绪：“队伍要不往北撤，也没这些事。真伤脑筋！”

高营长：“到了目的地以后再好好动员一下。去吧。”

张连长：“是！”无奈地敬礼而去。

骑兵通讯员骑着一匹快马，由桃村的方向从行进部队的一侧奔驰而来，到高营长跟前翻身下马举手敬礼：“报告，团长命令你营停止前进，在桃村待命！”

高营长：“什么任务？”

通讯员：“不知道。”说完上马而去。

高营长命令身边的丁宝山：“停止前进！”

丁宝山：“是！”转身跑去传令。

司号员站在高岗处吹“停止前进”号。

行进的队伍闻听号音纷纷停步。队伍中的陈德海、李虎、王春、刘永贵停步回身相顾不解。

桃村村街，灯光闪动，人来人往，一片支前的繁忙景象。有扛粮食的，有推车的，有在井台上打水的，有磨面的、罗面

的……。

赵玉敏手提马灯和民兵柱子在检查工作。

赵玉敏走到石碾旁问道：“小英子，能弄完吗？”

小英子：“没问题，放心吧！”

赵玉敏：“好！”又走向前向一个老头喊道：“二叔，你和柱子一块给村西头的部队送二百斤柴禾去。”

老头：“柱子，走！”和柱子一道走去。

赵玉敏走到磨棚旁问道：“大妈，怎么样？能弄完吗？”

大妈：“这就完。”

赵玉敏：“一会儿再给你们送五十斤来行吗？”

大妈：“行，快送来吧！”

赵玉敏转身走去，迎面遇到两个各抱了一捆军鞋的妇女。她们问道：“村长，军鞋送到哪儿？”

赵玉敏：“收齐以后全部送到妇女会去。”

两个妇女：“好！”转身走去。

赵玉敏走到院门外，遇见了部队的管理员。

赵玉敏：“管理员同志，天亮以前粮食可以全部集中了。”

管理员：“乡亲们太辛苦啦！”

赵玉敏：“这是应该的。”

管理员：“好，我走了。”说完走去。

赵玉敏走后，两个青年抬着给部队送去的大南瓜走过院门。

院子里，灯笼高悬，人来人往，也是一片繁忙景象：小伙子扛粮食往部队送，二嫚和一个年青姑娘在推碾子，连小孩子也在帮忙做事。

刘永贵抱着孩子坐在磨棚边，笑咪咪地看着孩子甜睡的小脸儿。

永贵妻一面箩面一面瞟了他一眼：“你走你的，我可不拉你，我跟村长上山打游击，不用你操心，孩子你可要带走！”

刘永贵无可奈何地：“你看你，光说气话，你说哪有野战军带孩子打仗的。”

永贵妻扑哧一笑，故意为难地：“给你们做了鞋，磨了面，你们一拍屁股又走了。”

二嫚端着簸箕走到嫂子身边，把麦粉倒在箩里：“嫂子，你别难为我哥啦！蒋介石来了，大不了再上山打两年游击！”

永贵妻：“你说的倒轻巧。”

二嫚：“本来嘛！”说完转身向碾盘走去。

赵玉敏提着马灯来到永贵妻身旁向刘永贵打了个招呼：“永贵哥！”又向永贵妻问道：“怎么样，快弄完了吧？”

永贵妻：“村长放心，鸡叫头遍保证完成任务。”

赵玉敏：“队伍上需要粮食，咱们多辛苦点儿，碾完了，你也好跟永贵哥多说说话嘛！”

永贵妻：“跟他有什么说的？”

赵玉敏：“你看你说的！都三年没见面了，哪能没说的

呢？”

永贵妻：“我们起五更睡半夜的，给他们推磨轧碾。敌人来了，他们说不定还是要走。”

刘永贵有些烦躁：“你看你说的啥！”

赵玉敏见此情景沉思起来。

村头小树林，我一营战士在露营。他们围坐在一堆堆熊熊燃烧的篝火旁，有的倚树休息，有的吸烟，有的缝补衣袜，有的擦枪，有的记日记，有的在低声谈论着什么。

李虎借着篝火的光亮缝补鞋子。王春坐在一旁生闷气，嘴里嘟嘟囔囔地说：“再往北撤，我要求干地方去。”

李虎：“干地方？没有主力，地方你也保不住。嗳！我说你这个思想有问题。”

王春：“这些房子、地哪一样不是咱们从日本鬼子手里流血牺牲夺回来的，说什么也不能再让蒋介石来糟蹋！再往北，我这口气咽不下去！”

李虎：“别犯急躁病，打仗吗，总是有进有退。”

王春：“退！退到哪里是头？我们又不是打不过敌人，来了跟他干嘛！”

李虎：“嗳，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认识……一句话，相信上级，我们一定能胜利！”

王春撅着嘴不再言语了，但是思想仍然没搞通。

赵大娘家。